

資治通鑑

冊
卒

卷之三

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八

起上章湑難盡重
光作噩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

宣州將田頌
所遣將也錢

鏐使其從弟鉢拒之

從才用翻
錄音求

二月庚申以西川節

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

同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

海節度使

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懼朱全忠
之攻逼也

治直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

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

以金帛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

事難乃旦翻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

萬擊劉仁恭帥讀曰率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

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

於河東復扶又翻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

邢洺以救之黃澤關在遼州遼山縣黃澤嶺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

鐵懿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鐵呼會翻鐵借兵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其以

時言之稱為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

專橫橫戶孟翻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去羌呂翻宦官知之由

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

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

從千容翻

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

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

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難乃旦翻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

根則久而自長

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

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

去年胤罷相見上卷

意搏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

具道搏語

是年二月出胤廣州搏語即從容言於上者遺唯季翻

令全忠表論之全

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

上時掌翻下連上同離力智翻

搏與敕使

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

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

復扶又翻

丁卯以胤爲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

南軍務脩監青州軍

監古銜翻

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巳

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

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

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為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勝音升劉仁恭將幽

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始置此軍也宋

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後為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為乾寧軍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

年始置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

逆戰於老鵝堤老鵝堤在乾寧軍東南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

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

關以其地控幽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

將兵五萬攻邢洛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邁翻

下同范成大北使錄內丘縣至邢州三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

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薛

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九月

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洛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申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饗士忽有大風占者云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洛州然則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洛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錄紀年錄梁紀

王鎔遣使和解幽汴

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滄州下濕雨水難以駐軍且欲救邢洛故召還

庚戌

以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

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時置武信軍於遂州

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置兩道則可以制宗滌宗佶蓋諷朝廷以此命之

八月李嗣昭又敗

汴軍于沙門河

沙門河疑當作沙河即邢州沙河縣也

考異

州來洛攻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北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洛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捉得刺史朱溫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洛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洛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

進攻洛州乙丑朱全

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洛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

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

遁歸康儒是年正月攻睦州清溪歙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睦州文朗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

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六里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

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置營

李嗣昭弃城走奔洛州城而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

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洛州嗣昭弃城而歸是役也王郤郎楊師悅陷賊洛州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

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被汴州捉到王郤郎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洛而寨晉人懼而

宵遁洛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洛州嗣昭弃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弃洛州敗於青山口

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 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惡烏路翻彥若亦自求引

去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擊而去之之意者時藩鎮皆為彊臣所據惟嗣薛王

知柔在廣州知柔鎮廣州見一百六十卷乾寧元年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

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荆南節度成汭以澧朗

本其巡屬為雷滿所據肅宗至德二載置荆南節度領荆澧朗郢復夔峽忠萬十州其後增領分

隸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求割隸荆南朝廷不許納頗怨

望薛史曰納奏請割隸彥若為相執不行納由是銜之及彥若過荆南納置酒從容

以為言從千容翻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成納進中書令

故稱之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納甚慙丙

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

以刑部尚書裴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贇坦之弟

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

士政為節度使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

兵伐之自洛州移兵伐趙下臨城踰潯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

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

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

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鎮州西距

太原四百三十里

困於侵暴

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

四鄰各自保莫相救

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

為于偽翻下同

今明公

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

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

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

秉旄五代

庭湊元達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為五世蓋紹鼎紹懿兄弟也共為一世

時推忠孝人

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

公戲耳

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鎮攻守之勢誠亦如此全忠易怒為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

也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

客將主賓客掌通名贊謁

鎔以其子

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

質音致

以文縉二十

萬犒軍

文縉縉之有文者今謂之花縉

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

還從宣翻又如字妻

七細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

勅車京翻今

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

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

幽劉仁恭滄劉守文

易定王郛說式芮翻下同

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

復扶又翻

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

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

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

馬殷悉平嶺北

湖南之地在五嶺之北

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

義嶺以備之

璠字袁翻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縣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爲興安縣在桂州東北

一百五十里

殷遣使修好於士政

好呼到翻

可璠拒之殷遣其

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

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地八十

里相傳以爲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融灘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

秦取百粵以其地爲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

可璠掠縣民耕

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

犒苦到翻鄉讀曰嚮曰此西

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

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

武比明復還紆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比必利翻及也紆充夜翻

繫縛也造七到翻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

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

桂州趣七喻翻下同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

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桂州至是而敗桂宜巖柳象

五州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皆降於湖南

馬殷又兼有桂管考異曰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

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差繆極甚新唐

書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略使為靜江節度使而本紀乾寧二

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

之歲月既已倒錯又以士政為元靜部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据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

自乾寧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

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

幾

幾居豈翻

表爲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

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

瀋不能進泥淖也

乃引兵

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

殺刺史

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爲節度使

朱全忠請之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郛

郛居號翻

遣後院都

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

唐中世以來方鎮多處置後院兵處昌呂翻

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

幽鎮兵三十萬攻我

汶音問薛史作問僖宗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鎔攻王處存事見二百五十

六

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

敗補邁翻

今存敬兵不

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郛

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

沙河在新城北望都縣南

易定兵大敗死者

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郛弃城奔晉陽

王處存素

睦於晉又昏姻也故郛奔之

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

資治通鑑

二百六十二

唐紀

昭宗聖穆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故翻本道事朝廷

甚忠義武自張存忠以來事朝廷最為忠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

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謂王處存

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即河東之境且昏姻也修好往

來乃常理耳好呼到翻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定州城池高深朱全忠知

不可猝攻而拔故許其和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

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偽于偽翻處直

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

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於朱為安肅軍昔燕太子丹送荆軻於易水之上即此地全忠

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

全忠史言河北諸鎮皆羈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并有其地也先是王郅告急於河東

先悉薦翻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

拔之行戶剛翻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

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

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以屏蔽謂之羊馬城

會佑國軍

將閣寶引兵救之

河南府佑國軍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

力戰於壕外河東

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

及宋道弼景務脩死

事見上

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

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見上卷還從宣翻又如字

忽忽不樂

樂音洛

多縱酒喜怒不

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

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

佻多變詐難奉事

佻土彫翻

專聽任南司

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

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

引岐華兵為援

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

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

十一月上獵苑中

禁苑在宮城北

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

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

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

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

帥讀曰率

訪問具得其狀

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

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

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

陳兵以脅百官也

作胤等連名狀請太

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

監古

衡上在乞巧樓

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玄門內近思政殿

季述仲先伏甲士

千人於門外

即宣化門外

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

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

呼火故翻

突入宣化

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

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

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

量音良今人謂議事爲商量

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

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

頤養也言於少陽院自保養也

上

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

樂音洛

何至於是對曰此

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

宮

之往也

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

容語

趣讀曰促

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

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

從才用翻

適少陽院季述以銀

槓畫地數上曰

槓側加翻數所具翻俗從上聲

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

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

歷數之至數十不止

乃手鎖其門鎔鐵

錮之

錮音固

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

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

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

衾號哭聞於外

號戶刀翻聞音問

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

太子入宮

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

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